

科幻故事

4

◎不朽的人 ◎海底城



The Immortal

不朽的人 [美] J·E·冈恩

海底城 [美] 爱德利克·波尔 [美] 杰克·威廉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科幻故事

(4)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幻故事. 4/(美)J·E·冈恩(美)费德里克·波尔,
(美)杰克·威廉逊著, 结发, 孙蕾改编. —北京: 中国社会
出版社, 2006. 9

ISBN 7-5087-1507-1

I. 科... II ①J... ②费... ③杰... ④结... ⑤孙...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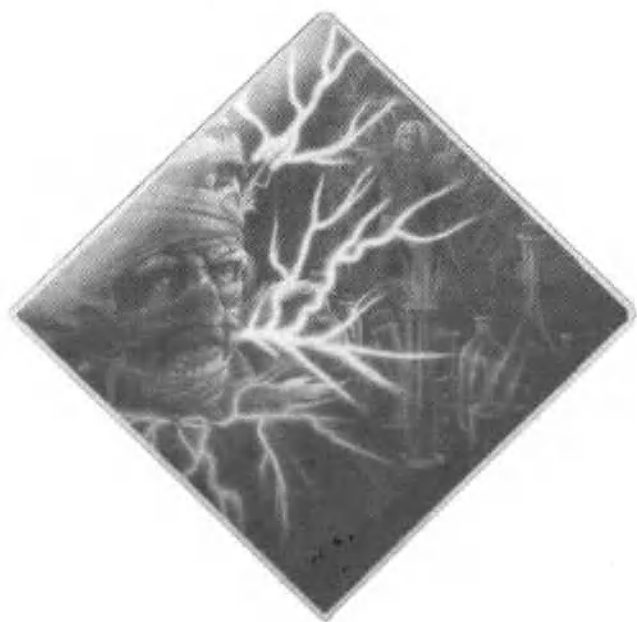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1552 号

书 名 科幻故事 4
著 者 (美)J·E·冈恩
(美)费德里克·波尔 (美)杰克·威廉逊
改 编 结 发 孙 蕾
责任编辑 李威海 侯继刚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51698 电传: (010)66051713
邮购部: (010)66060275
经 德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恒艺印务公司
开 本 140mm×203mm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7.75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3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不 朽 的 人

衰老的伤号和漂亮的妻子	003
难忘的回忆	007
试车场上的小伙子	014
突如其来的消息	017
奇迹之谜	022
返老还童	027
拜访李察·宾	033
奇异的试验结果	037
是幸福？是担忧？	043
渐入牢笼	050
会见布拉杜赫	058
李察·宾被囚	066
皮尔斯与布拉杜赫争吵	071
亡命天涯	084
天各一方	088
探望李察·宾	092
最后的较量	107
离 别	112



海 底 城

情 报	117
泰铎神父	122
卡拉喀托	129
地震预测	135
地球探测器	142
神秘的跟踪	148
百万美元的地震	154
伊甸企业	163
意 外	169
污水槽中的潜水船	175
震动十加减=	181
十亿美元的恐慌	188
氢 弹	195
斯图亚特·伊甸犯罪	202
地底钻洞车	208
地震博士	216
地底旅行	221
岩石之海	227
闪光的理想物质薄膜	232





原著 [美] J·E·冈恩

改编 结 发

内 容 简 介

大富豪布拉杜赫因飞机失事，生命垂危，医生为他输血，谁知奇迹发生了，布拉杜赫不但起死回生，而且返老还童了。原来他输了一个汽车工人的血，这种神奇的血液具有使人长生不老的特殊效能。布拉杜赫为了长期地掠夺财富，要利用这个工人的血，于是他们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最后大富豪逼得这个工人被迫离开爱侣，到处逃亡……



衰老的伤号和漂亮的妻子

首都医院急诊室的进口处，一辆急救车猛地刹住了，尖厉的喇叭声扰乱了医院的宁静。

一个穿白衫的助理护士从急救车后门跳了下来，回转身从车上抬下一副担架。

担架上的人被白床单严严实实地盖着，只露出一张老人的脸孔。他两眼紧闭，似乎已经死去，只是床单偶尔的轻微颤动，显示出他还活着。他满头白发，虽然某些地方染着锈红色的血污，但不难看出，那是精心修剪过的，一般老人是做不到的。

助理护士和助理医生把担架安放在一辆医院的床车上，沿着医院的长廊朝电梯推去。

电梯的门旁，早有护士站在那儿等着，待床车推入后，护士按动了电梯的按钮，一直把病人送到医院的顶楼，而后把那老人抬上了一张病床。

拉塞尔·皮尔斯医生是老年病医学专家，他迅速检查了病人的伤情，然后抬起头来对站在一旁的护士说：“需要输一品脱血。”

护士问：“医生，输血……”

“这老头大脑受了震荡。”

“医生，这老头儿是佐顿·布拉杜赫。”护士略带一种庆幸而又傲慢的口吻说。

皮尔斯医生是个中年人，淡茶色的头发，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和





崇高的职业道德。护士的话显然带了一种情绪，这给了他一种莫名的感觉。然而他还是固执地眨了一下眼睛：“不管什么人，总得活命吧，照你的意思，他不该活吗？”

护士赶忙说道：“该活，医生。”

在护士递给他的一份表格上，皮尔斯医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最后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们医生的职责……”

护士点点头说：“是的，医生。”

五分钟后，一份要求提取一品脱血浆的申请被送到了二楼的血库。血库的专家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女性，接到这份申请后，她迅速地赶到了顶楼，从老人的血管里，抽出了5毫升血样。然后又立即回到了她的工作台，迅速地检查出血样的血型，然后她在一张8时半乘11时印好的表格上，记下了病者姓名、日期、病房、医生、……血型：O、Rh；因子：阴性。

这一切做完之后，她旋即打开了右边冰箱的门，经过一番仔细查看之后，从第二格陈列的瓶子中选出了一瓶血浆。随后，又把献血者的姓名、瓶号、血型和Rh因子转抄在那张表格上。

紧接着，她开始进行两种血样的试验检查。她首先为两种血样做主要的检验，将一滴供血人的血清，滴进病人的血样中，再用离心机分离之后，若血球仍是完好均匀的混悬圆型体，则证明血样适合，然后再将一滴病人的血清，混进供血者的血样中。这样就完成了次要的检查。

试验完毕，专家在处方上签了字，随即打电话让值班护士来取，并在一张红框标签上写下了一行字：

此血供给病人佐顿，布拉杜赫。9—4病房805号

护士到来时，专家早已把标签贴在了血浆瓶上。

一直沉默不语的血库专家，这时抬起头来问道：“佐顿·布拉杜赫？”



护士一脸严肃神色，点头道：“是的！他快要死了。”

她们本能地交换了一下眼神，那是一种对预感的一切都有了如指掌的默契，又带有一种离去时的飘然与空灵。

金属的 T 字架上，清澈的盐水溶液和深色的血浆瓶并排倒挂在那里，悬着的两条塑料管被一个玻璃的 Y 形接合器接合成一条，再往下便是一个透明的过滤器和一支 20 号针头。

现在管子里都充溢着滴液，整个病房里很静，皮尔斯医生寻找到血管之后，用酒精碘酒擦拭病人的皮肤，将针头插进病人的血管，又往里一推。皮尔斯医生向护士点头示意之后，护士将血浆下面的夹子轻巧地松开，盐水溶液开始迅速变红，稍有停顿后，她又谨慎地松开了下面的夹子，血液顺着透明的管子慢慢流进了老人的血管里。

血液滴着、流着。

护士又松了松夹子，血液流动得更快了。

“他怎样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皮尔斯慢慢抬起头来，一个体态丰腴、年约三十、皮肤白皙的女人不知何时站在了他的面前，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那华美合身的衣服，衬托出她丰满诱人的身段，头上的绸带与她乌黑的头发形成鲜明的对照，再配上那青春魅力的脸庞，有一种令人销魂的味道。

“这不关你的事。”

“我是他太太。”女人指着病床上的老人。

皮尔斯狐疑的目光将她又审视了一番，然后又一直移到病床上的老人，最后又落在了女人身上。

“我是佐顿·布拉杜赫太太。”她又重复了一遍，“他怎样了？”

皮尔斯毫无反应，仍忙着自己的事情。他用听诊器听了一会儿布拉杜赫的心脏，又拿过透明的塑料氧气罩，罩在布拉杜赫脸



上,然后又熟练地校准了氧气筒的输送装置,把氧气输进一条直通病人鼻孔的管子。

非常负责的皮尔斯又拿起了挂在病人床脚的医疗记录表,开始在上面记录下诊断的情况。布拉杜赫太太面对皮尔斯的无动于衷,丝毫没有办法,只好无可奈何地等着。

皮尔斯又再次检查了一番布拉杜赫。然后定睛看着悬挂在T字架上的两个品脱瓶,直到最后一滴深红的血流进了病人的身体。

“现在,布拉杜赫太太,我们走吧。”皮尔斯终于对女人说道,然而又似乎放不下心,临走又嘱咐护士道:“好好看着,最好还是用纱布绑住他的手腕,免得发生意外,有什么情况,到楼下叫我。”

说完两人走了出去,皮尔斯医生用一种略微哀怜而又肯定的语气,低声地说:“布拉杜赫太太,请原谅我刚才的怠慢,我只不过是想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而已,我非常遗憾,你先生……他很快就要死了。”

女人并没有显示出悲哀,态度模糊地问道:“可是,你为什么还给他输血呢?”

皮尔斯医生像回答护士一样回答了女人的提问:“布拉杜赫太太,这是我的工作。您知道,作为医生,职责就是让病人尽可能长久地活下去。虽然输血并不能阻止他的死亡,但毕竟有所帮助,说不定还会出现什么奇迹呢?布拉杜赫太太,您认为呢?”

女人的脸上说不出是喜是忧,只是低着头望着地板:“如此说来,他是必死无疑了?”

“是的,布拉杜赫太太。照我的诊断,他的身体其实早就垮了,即使不发生这次意外,几个月后,他的病情也会日益严重,看来,以前他一直是靠药品和意志力支撑着的,面这次失事,虽说伤得并不严重,但无形中加速了他的死亡!”

女人抬起头,似乎先前的阴影还没有抹去,经皮尔斯一提,又重新回来了。



难忘的回忆

浓密的云团中，一架喷气飞机呼啸而过，把云层搅得更加紊乱。这样仍嫌不够，又在更远的后边，抛下两行路轨一样的白色尾流，给向往天空的人以无穷的遐想。

然而浩瀚无垠的天空似乎对此不屑一顾，只轻轻一抹，那留下的痕迹，那些白色的气流，便开始慢慢消失。

飞机亮洁的机身，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机身一侧，显出几个黑色的字母，拼起来是一个人的名字：“布拉杜赫”。而在名字的四周，显然带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味，用几道椭圆形的线条重重圈起，好像古代的城堡，有层层壕沟围护着。

机舱内虽然驾驶员的座位与普通的飞机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是乱七八糟地布满了标尺盘、各种仪表和控制器，驾驶员和副驾驶员，都穿着飞行员制服、戴着有耳机的帽子。然而这并不是普通飞机的座舱，它除了在驾驶舱里有一个小型的电视屏幕之外，最大的区别，还在驾驶舱的后边。

后边是一间宽大的休息室，里而有着豪华酒吧和舒适的座椅，可同时供十几个人使用。在中央稍后的地方，放着一个坐卧两用的特制软床，上面铺着丝绸床罩，看上去相当舒适。

隔着休息室，就是主要的起居间，一张洁净的长木桌在中央摆放着，与两边的椅子形成一种规矩的方阵。或许是为了安全，这些桌椅都固定在地板上。在起居间的前端，一块颜色鲜亮的控制板



牢牢地镶嵌在一张桌子上，上面有好几排按钮和仪表。上方则有四个小型电视屏幕。对面则是一张高背皮椅。这一切完整地构成整个座舱的格局。

然而在这敞亮、讲究、充满皮革、毛衣和香水浓郁气味的座舱里，却有一股淡淡的收敛剂药味和一种老年人垂暮之年所特有的味儿。

此时佐顿·布拉杜赫，这个偌大空间的主宰，正坐在控制板前的皮椅上，那副衰老之态在高大椅背的遮护下，慢慢地集聚到垂在扶手外边那双干瘦老皱的手上。而坐在他身后的妻子，看上去却只有三十来岁光景，年轻漂亮，乌黑的头发、丰满柔软的身子，处处显示出动人的诱惑。或许是闲得无聊，她正在漫不经心地修饰着指甲。

老人用手动了一下控制板上的一个按钮，座舱内所有窗子的厚窗帘立即合拢了，舱里顿时变暗了，只有舱顶灯和控制板上一个电视屏幕中闪烁的白光，在座舱内投射下一层幽暗的光线。

一个年约四十岁、生意人打扮的男子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随意地坐在一张桌子上，正慢条斯理地翻看一本小册子，大声又装模作样地念着：“横贯全球火箭还在提供控股股票，但我拿不准是否要买入。”

“艾尔金，把话讲明白些，我们到底该买不该买呢？”布拉杜赫用很不耐烦的命令式口气对着屏幕上的人大声嚷叫着。然而，他的声音，却像那双垂在扶手上的老手一样，有些单薄和颤抖。

“布拉杜赫先生，请原谅。”屏幕里的艾尔金有些惶恐起来，“我……”

“该买还是不该买?!”布拉杜赫很不耐烦地又重复了一次。

屏幕上的男人，用眼睛偷偷瞥了布拉杜赫一眼，又赶忙低下来，语气有些犹豫，嗫嚅着：“不，先生，我们……不该买入。阿拉斯



加的石油我们买入时三块半，现在升到四块半了，……公司在冬季会停业购进……”皮椅上的老人很不耐烦地听着，用干瘦的老手关掉了控制板上的电钮，声道系统立即停止了运作，屏幕上的艾尔金还在徒劳地念着。

布拉杜赫从桌子的抽屉里取出一瓶药丸，吃了两颗下去，嘴里不停地嘟囔着：“蠢猪！”

一旁的珍纳特·布拉杜赫，也就是布拉杜赫夫人，悻悻地说道：“简直奇怪极了，都是些低能儿，怎么没把你给闷死。”

“他们全是些草包！”布拉杜赫咆哮起来。

“也许除了你吧？”她加上一句。

听着珍纳特的嘲讽，布拉杜赫一时无语，静寂的座舱里，只有老人呼呼的喘气声和珍纳特刺耳的锉指甲声。

布拉杜赫搜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的理由：

“锉！锉！如果你一定要锉，到休息室去好了，真令人头痛！”

屏幕上的男子还在继续无声地念着。

珍纳特冷笑了一下，岔开了话题：“那人也够累的，你怎么不让他停下呢？”

布拉杜赫对此不屑一顾，只是把皮椅旋转了过来，直直地望着他年轻的太太。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早已习惯了这样，他早已是自己王国法律的制定者。在他自己的王国里，有着独立的法制体系以及同政府的对应关系，他支配着自己王国的官员，就如同一个孩子对待自己的玩具，随心所欲。如今他虽然进入垂暮之年，两眼凹陷、满脸皱纹，然而他却丝毫没有放松对这种权力的满足。面对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死亡的迫近，他没有一点投降的念头，他以一种畸形的信心，满怀希望地使用着他手中一切可利用的武器，来同他的敌人作战。

“到 20 分钟时，我会告诉他的。”布拉杜赫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然而这句话刚刚说完，机舱便开始倾斜，布拉杜赫不得不用他那双苍老的手紧紧握住皮椅的扶手。

“怎么搞的……”布拉杜赫刚来得及说完这句话，飞机又急剧俯冲而下，布拉杜赫一时难以应付。

年轻的珍纳特，对于飞机的突然晃动，以极其自然的心态去对待。虽然第二次急剧的摇摆差点把她从椅子上抛下来，但她仍然十分镇定。

瞅准了空隙，布拉杜赫按下了控制板上的一个电钮，另一幅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前边驾驶舱里的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模糊的面孔，待焦距校准后，只见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正在千方百计地同飞机的剧烈波动做着斗争。两人不停地动动这里，又动动那里……

“我给你们讲过不止几十次了。”布拉杜赫怒气冲冲地连吼带骂道：“发现狂风，就赶快绕道避开嘛！”

“先生，这不是狂风啊！”驾驶员辩解道。

“很可能是电气方面出了毛病，我想你和布拉杜赫太太，得系上安全带了，我想……”

“我不需要任何解释！”布拉杜赫说：

“能搞好吗？”

“我想能吧。”驾驶员答道。

“那就搞好它！”

驾驶舱里两个人忙碌着他们的调整工作，过了一会儿，机身的倾斜稍微缓和了些，驾驶员也得以腾出时间以发泄自己的私愤。只见他涨红的脸，对着他的副手嚷了起来：“搞好它！”他用布拉杜赫的口气重复了一次这句话。

“总有一天……”他恢复了自己的声音继续说。

起居间里，布拉杜赫和他太太已系上了安全带，飞机还没有平稳下来，也不便干其他的事，只好盯着而前的两个屏幕看着，艾尔



金的口还在不停地翕动着，然而没有声音，但是驾驶员的每一句话，却异常得清楚。

“总有一天，”驾驶员说，“我要在雷达屏幕上找一处大旋风，然后我就笔直飞进去，让那老鬼尝尝从未试过的滋味……”

他想继续说下去，然而飞机的一个侧斜打断了他的话，他不得不赶紧去握住方向盘。

珍纳特料定布拉杜赫听了这话一定会勃然大怒，便抬头望了他一眼，想看一看他的反应，然而不料布拉杜赫却“咯咯”地笑了起来：“这就是权力，就是当某些人想对你唠叨不停时，你可以把他们赶开，当他们不想被人听见时，能听到他们所讲的一切，权力啊，就如古语所说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呀！”

珍纳特望着得意忘形的布拉杜赫，忽然地联想到了自己，便冷不丁地问道：“那么你对我也是采用这种方式来侦察的啦！”

布拉杜赫没去理睬珍纳特的问话，只是将珍纳特的手暧昧地握在自己的手里，用他的拇指，来回轻轻地摩挲着她那柔滑而富有弹性的肌肤，体验和享受着权力所带给他的刺激。因为在他看来，他周围的一切，都是权力的获得，包括眼前的这个女人。这一切都是他一生所追求的，所以他必须去充分地利用它、保住它。然而他却却不无痛惜地感到：自己的青春早已离他远去了，在这个女人身上，再也引不起他对往日情欲的回忆，而只是对青春的由衷怀念。

他略微停了停说道：“别说傻话，在你而前，我是那种人吗？你尽管去和别的男人说好了，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布拉杜赫的手还在不停地抚摸着，珍纳特眼看着他那双枯朽的手掌，觉得那只手早已不是属于她自己的东西了，心里厌烦之极，于是，她毫不动情地说道：“哼，有时我觉得，你很欣赏被人讨厌！”

布拉杜赫尽量让自己的冷酷蔓延开来：“在我们这个国家，许